



妈妈与中子弹

E·叶甫图申科著

苏杭译

漓江出版社



白熊丛书



妈妈与中子弹

45641



1512.25 /

45641



·白熊丛书·

妈妈和中子弹

[苏]叶夫图申科 著

苏杭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灵川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10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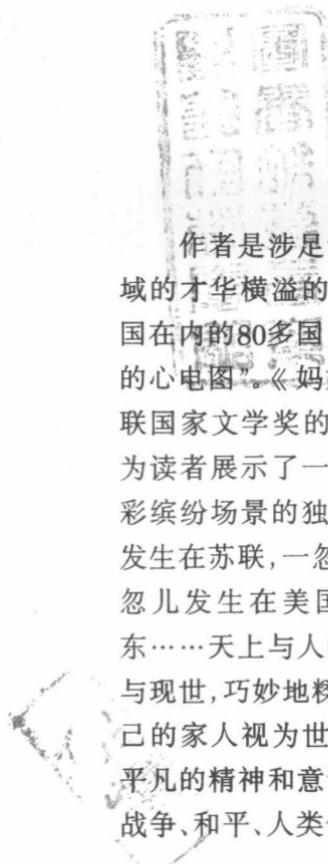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5407—2044—1/I · 1273

定价：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是涉足诗歌、小说、电影三领域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周游过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国，其诗作被誉为“时代的心电图”。《妈妈与中子弹》是获苏联国家文学奖的作品(1982)。这长诗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具有广阔无边、五彩缤纷场景的独特世界。故事一忽儿发生在苏联，一忽儿发生在意大利，一忽儿发生在美国，一忽儿发生在中东……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幻境与现世，巧妙地糅合为一体。作者将自己的家人视为世界公民，赋予她们不平凡的精神和意识，抒发了作者对人、战争、和平、人类命运的不尽思索。

“白熊”百态

——“白熊丛书”总序

● 宋安群

“白熊”是漓江出版社从俄罗斯购进版权翻译出版的封闭型小丛书，包括 8 部苏联文学作品，其中 6 部是小说，1 部诗歌，1 部散文。我们说这套丛书是苏联文学作品，而没有在“苏联”这个名词之前冠以一个“前”字称之为“前苏联”，是考虑到苏联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辉煌存在，苏联文学也堪称是历史的辉煌存在。虽然苏联国体的构成关系今天已从地球上消亡，然而“苏联”这个历史、地域的概念，却已令人无庸争辩地永远固定于史册之中。这套丛书的作品，从整体质量来说，是整齐的，每部都是苏联文学的精粹。

论是 30 年代创作的，还是 80 年代创作的，其作者都是苏联的著名作家。这一部部作品作为一砖一瓦，已经当之无愧地砌入了气势恢宏的苏联文学大厦。

《切文古尔镇》是这 8 部作品中创作得最早的小说，然而又是发表得最迟的小说，它 1926 年写出，而迟至 1988 年才得以问世。作者是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1899—1951）。这是一部内容复杂、幽默怪诞、妙趣横生的小说。它描写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试图马上建成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商品必然导致剥削、压迫，创造出足够的物质成果必然导致战争”，认为世上只剩下无产者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行到来。这些人脱离人民，脱离实际，在一个小镇里，或靠吃泥土过日子；或专拆房子求痛快，或以枪毙资产阶级为乐事，不从事物质劳动，精神畸形膨胀，坐吃山空，最后终于遭到毁灭。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早在六七十年前，作者就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观照社会，观照人类的命运，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不畏强权的压制，明确宣示为他所处的时代、为他作品的主人公、为人类的某些荒唐行径深感痛心和哀戚，并发出“再也不能那样做，再也不能那样活”的沉重吁叹来警醒世人。

《解冻》是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1891—1967）的代表作之一，是苏联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小说诞生于 1956 年。作者的笔触深入到斯大林逝世后的 1953 年至 1954 年间苏联面临的思想动荡及改革状况。对官僚主义者的无情抨击、对势利小人的辛辣嘲讽、对高尚

纯洁的知识分子的热情讴歌，其力度在当时是十分强劲的。特别是作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在万马齐喑的当时苏联社会，是相当有胆识的非凡之举。《解冻》的发表，传达了苏联政坛政治气候解冻的信息，标志着社会生活解冻、文化生活解冻、作家心灵气候解冻的开始。随后应时而生，一批类似的作品波涛般地涌出。“解冻文学”一词也由此产生，并进入了文学辞典。《解冻》这部作品因而也成了不仅一时风靡苏联，同时还风靡世界各国的畅销书。

《牧童与牧女》是获 1975 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小说，作者是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另一部著名的小说《鱼王》（获 1978 年苏联国家奖）也出自他的笔下。他描写战争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善”终将战胜“恶”的信念。在这部被誉为“独特的悲剧性的散文长诗”的小说《牧童与牧女》中，作者将战争的场景及战争生活影响着人们心灵的变化描绘得细腻非凡、纤悉无遗，以特别沉重的笔调来刻画严酷的战争如何把善良的人们之心灵恶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作品似以浪漫的手法开篇，随情节的发展，却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深沉的现实主义之中，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由此而倍增。

《活下去，并要记住》也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作品。作者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1937—）是一度苏联国家文学奖得主。这部小说写苏联卫国战争后期，一位伤兵归队途中私逃藏匿于故乡的山谷之中，战争胜利后不敢露面。其背叛行径，使妻子心灵上蒙受耻辱，使她背负着

深深的罪恶感,以致怀了逃兵的孩子而不惜说是与人通奸所致,往自己脸上泼污。最后,这善良的妻子竟投河自尽以洗清“同谋”之罪。拉斯普京的笔触就是这样深深地进入到人们十分隐秘的内心世界,搅弄世人最怕触及的心灵里最脆弱的那根道德琴弦。哪怕只要背叛人民一次,就会成为终生的叛徒——拉斯普京严峻的告诫,不由得人们不心灵震颤。这部作品一发表,立即引起苏联文坛及读书界以及苏联社会的强烈震动,成为当年的最畅销书,并获 1967 年苏联国家文学奖。

《妈妈与中子弹》是获 1982 年苏联国家文学奖的作品,是一部 2000 多行的长诗。作者叶甫图申科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 1933—) 是涉足诗歌、小说、电影三领域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周游过包括中国在内的 80 多个国家。在他的代表作《妈妈与中子弹》里,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广阔无边、五彩缤纷场景的独特世界。他的长诗的故事,一忽儿发生在苏联,一忽儿发生在意大利,一忽儿发生在美国,一忽儿发生在中东……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幻境与现世,巧妙地糅合为一体。作者将自己的家人,祖父、祖母、母亲等等,视为世界公民,赋予他们不平凡的精神和意识。2000 多行诗跌宕起伏,一气呵成,抒发了作者对人、对战争、对和平、对人类命运的不尽思索。

《鲸群离去》系苏联楚克奇族作家雷特海乌 (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Рытхэй, 1930—) 的精彩之作。这位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于科学小说、科幻小说、荒诞小

说均有所涉笔。《鲸群离去》副标题为“现代传说”。作品以民族史诗及传说的腔调叙说大海边人与鲸的传奇故事。那里的鲸与人十分相亲，常帮助人解决许多困难，帮人渡过一重重难关。有些鲸还变成了人，与人相爱，生儿育女，世代共处。一只神奇的鲸活得最长，因为它变成人时，获得了人深深的爱。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开始变得贪婪，黑手伸向了鲸，大肆捕掠鲸群。连那只神奇的长寿鲸也被标枪射杀。鲸群帮助过人，人却背叛了它们。鲸群终于伤心地离去，留给人们的是自省的叹息。作品于温软的叙说中藏着锐利的机锋，它向人类咄咄逼问：你们是不是过于妄自尊大了？是不是愚妄地自称为“大自然的主人”而又将要毁了大自然？

《红莓》是小说、电影双栖作家舒克申(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 Шукшин, 1929—1974)引人瞩目的佳构。作者的广角镜头一直追踪一个进城的农民的历程，描绘他的奋斗和情爱，描述他如何从迷惘到堕落，又如何从悔恨到觉醒。舒克申对于农民进城之后的命运十分关注，对于他们的精神、道德的演变过程尤有兴趣，并深有研究，故而其塑造的形象特别鲜活、可信且深刻、动人。《红莓》的发表，引起过苏联文坛的瞩目。由作者自己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1974年举行的第七届全苏电影节主奖，1976年他病逝一年多以后，被追授列宁奖金。

《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明晰可感，其“锲而不舍地追求美”的气息，开卷便扑面而来。作者是巴乌

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 1892—1968)。他的传记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虽在苏联都有影响,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莫如《金蔷薇》。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地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作者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丛书的构成是一种组合。按宗旨、功能追求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和内涵。“白熊丛书”的出版,意在捧取苏联文学长河浪花之一掬,让其折射出耀人眼目的辉泽;告诉人们,即使在十分复杂、艰险的社会环境中,苏联作家中的一些人,依然扣着文艺家的良心,裹着追求真理的胆识,保持着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忠于人民,上下求索,精磨细炼,一心去创作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白熊丛书”以8部中型作品为组合,想以一种短小精当的形式,注意思想内容、主题、选材、形式、艺术特色诸类型的代表性,让读者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领略苏联作家的创作风貌。

我没有思索过,究竟篇幅中型如本丛书中的各部作品,是不是就不能称为博大精深,但我敢肯定,优秀的作品,不论其长短,必能以一当十。这套小丛书的8部作品,多元纷

呈，仪态万方，有刚有柔，庄谐兼及，各有其独自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精彩可读，必然会赢得读者的喜爱。

按接受美学的说法，读者阅读、思索、理解的行为，当视为参与作者创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丛书”这8部中译作品创作的将会有成百上千位中国读者。我不知道读者读后，对这些作品将会有何等复杂不同的感受，对这8位作家将会有何等丰富迥异的印象。我认为，至少，刚正如普拉东诺夫，大胆如爱伦堡，深刻如阿斯塔菲耶夫，严峻如拉斯普京，奔放如叶甫图申科，含蓄如雷特海乌，深情如舒克申，智慧如巴乌斯托夫斯基，都是值得我们尊崇、追随的。这套“丛书”的作品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它们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独特性等等，也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好借鉴的。

1996.6.8

目 录

• 译本前言 •

思想的音乐

——致中国读者 叶·叶夫图申科(1)

苏联社会的心电图

——谈谈叶夫图申科的诗歌 苏 杭(3)

妈妈和中子弹 (19)

• 附 录 •

诗歌的培养 叶·叶夫图申科(131)

音是，而卷内至整个一册里子就有内诗叶不公歌，卷内三处于
语言或音乐方面中都有自由、流畅。而读者也不要嫌工质的思

•译本前言•不，阅读者音浪对舞曲南升歌景陈音诵，格外的
抒情音乐好以舞曲来表达。舞蹈的日本舞乐式样也
歌更奇的活生生的舞来表现，舞蹈的舞不误。芭草山山城多歌
乐等好写，故因，带歌乐舞乐歌乐歌乐歌乐歌乐歌乐歌乐歌
舞乐，舞乐如生升歌乐以国乐乐乐——舞乐山歌乐歌乐舞
曼妙，舞乐芭草山歌乐歌乐歌乐歌乐歌乐歌乐歌乐歌乐歌

思想的音乐^①

——致中国读者

叶·叶夫图申科

长诗《妈妈和中子弹》实际上是俄罗斯诗歌中以韵律完全自由的诗体且无韵脚而创作的第一部大型诗歌作品。与汉语不同，俄语有格和词尾变化的变格^②，所以说，开拓新的、从前不曾运用过的韵脚的可能性要多几倍。惟其如此，俄罗斯诗歌不押韵的自由体诗尚未战胜押韵的诗歌。韵脚有助于音乐性、易背诵，但是它有时也使内容受到束缚。此外，新的韵脚的储备即使在俄罗斯语言中也开始枯竭。我曾经在我早期诗作中做过大量的实验工作，但是在创作《妈妈和中子弹》时却不得不舍弃韵脚。在传统的窠臼中，内容是难以容纳得下的。然而创作不押韵的诗歌是一件冒风险的事。如果说押韵有时会流

① 这是诗人为中译本《叶夫图申科诗选》写的序言，标题系译者所加。

② 俄语中有六个格，实词除原词本身外，有六种变格，而动词还要有将来、现在、过去三种时态，六个格词尾变化各不相同，这样韵脚就远比汉语要多。

于缺乏内容，那么不押韵的诗对于任何一个缺乏内容的、没有信息的词汇都是不能容忍的。此外，自由体诗中的选音为音调所代替，而音调是取代韵脚连接所有诗句的。不押韵的诗歌的韵律乃是思维本身的韵律。我从来没有写过像这部长诗那样堆之如山的草稿。写不押韵的诗，对我来说比押韵的诗更难。这部长诗攀登高峰之艰难有如坦克脱落履带。因此，在我舍弃我的最重要的武器——音乐而试图以思想代之的时候，这部长诗对我来说就是对自己本身的一次异常艰难的实验。但是，应该说，思想也会成为音乐的。

然而，我想把我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所能做到的一切都化作这部长诗。不过粗陋的宣传画的时代已经消逝了。它们只能起反作用。我不是运用宣传画的手段，而是用水彩画的手段来试图创作政治性作品的。

政治性作品如今想取得人们的信任，就应该有个人自白的抒情性。没有个人亲身的经历感受，就不可能充任历史的裁判者。

我怀着愉快和激动的心情把我这部长诗呈献给中国读者们，但愿它在你们伟大的人民的语言中将获得另一种新的生命。

1985年10月25日 北京

苏联社会的心电图

——谈谈叶夫图申科的诗歌

苏杭

叶夫图申科是苏联当代著名诗人，也是当今世界诗坛上的风云人物。犹如歌星、电影明星——这种比喻也许不伦不类——他也可以说是一颗诗歌明星，因为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曾风靡一时。在他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在苏联文学界一直处于令人瞩目的中心，早年对他的评价争议颇大，毁誉参半。有的批评家把他誉为“时代的象征”、“革命的诗人”、“国际的歌手”^①，称他为本世纪中叶青年一代的表达者，认为“叶夫图申科的世界性声誉的秘密”就在于他是这个青年一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②。另一些人认为他“追求廉价的名声”^③，称他为“知识界阿飞的思想领袖”、“颓废派资产阶级分子”、“市侩的诗歌的代表”、“荒唐生活的欣赏者”甚至“床第的抒情诗人”^④，而西方把他比作是“俄国的愤怒的青年”、“苏联创作中的新的异教徒”等等，不一而足。在创作手法上，有人认为他

① 斯·兹洛宾《世代与世代的友谊》，苏联《文学问题》，1962年第9期。

② 鲍·鲁宁《一篇诗人传记的教训》，苏联《文学问题》，1963年第2期。

③ 见尤·维尔钦科的文章，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61年1月5日。

④ 引自《自传》。

是一个“革新者”，把他的韵律甚至称为“叶夫图申科的韵律”^①；也有人说他“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②，认为他把本世纪初一些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当作样板，直至诗歌的韵律；说他虽然也效仿马雅可夫斯基，但不是创作《放声歌唱》的苏维埃时期的马雅可夫斯基，而是写作《穿裤子的云》的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③。总之，无论肯定他的人还是否定他的人，几乎都一致承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他“创作出许多富有感染力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④。

作为一个世界范畴的影响较大的文学现象，叶夫图申科的创作自然也引起了我国文艺界和读者的关切。由于他的响亮的名声，我国读者对他似乎并不陌生，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对他的诗作还不曾作过较全面的介绍，虽似曾相识，却又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叶夫图申科的诗歌在国内外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呢？

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流派或派别的出现，除了它的成员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相近以外，社会历史条件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5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诸如斯大林的逝世、反对个人崇拜等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其影响之深波及全国各个阶层，同时在国外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自称“我们是诞生于30年代、精神上成熟于斯大林逝世和二十次党代会以后的一代人的代表”^⑤的“第四代”作家，被苏联文学批评界称为“大声疾呼派”的诗人叶夫图申科、

① 列·奥沙宁《谈“时髦的”名字和革新》，苏联《文学报》，1959年10月10日。

② 见尤·维尔钦科的文章，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61年1月5日。

③ ④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第410、4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年。

⑤ 叶夫图申科《我们是伟大的诗歌的继承者——迎接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苏联《青年共产党人》，1962年第10期。

沃兹涅先斯基、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马杜林娜等人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其实他们并不曾发表过任何创作纲领和宣言，似乎也不能成其为流派，然而他们所以获得“大声疾呼派”的雅号，看来与这样两种因素不无关系：一，他们在创作中几乎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苏联社会中一些敏感的和迫切的政治社会问题，反映了某些社会心理或者群体心理，在题材上冲破了一些被过去视为的禁区，诗的语言慷慨激越，政治性和鼓动性强烈；二，他们恢复了十月革命初期诗人面向听众朗诵自己诗歌的传统，经常出现在广场、剧院、工厂、大学，甚至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从而与广大群众直接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既拨动了听众的心弦，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精神和灵感上的反馈，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愿望。

而在“大声疾呼派”诗人当中，最突出、最有魅力的，当首推叶夫图申科。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把歌曲、诗歌比作炸弹和旗帜；勃洛克认为“一个人如果理解到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不平静和不安宁，他就不再是一个庸人”。“只有永恒的战斗……平静我们只有在梦中才能享受。”^① 叶夫图申科以此自许，认为“在俄国，诗人一词差不多是‘战斗员’的同义词”。因此，诗人在《致一代精英》一诗中把自己比作这场社会变革开始时进攻的号手：

请把我当作一名号手！
我将吹起进攻的号音……

斯大林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当然是不可抹煞的，但他在

^① 转引自叶夫图申科《支点》(政论集)，第6页，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莫斯科，1981年。